

摘要

論文以《十竹齋書畫譜》及《十竹齋箋譜》為中心，主要的議題是將二譜放在晚明金陵的時空脈絡中，來探索它在藝術史與文化史上的意義。方法上以文獻與畫面之風格分析並重，希望彌補前人研究中對作品本身析論較少的遺憾。取向上則強調由書坊角度解讀作品風格之成形，以及將其與地域風格和文化連接的方向之開拓。全文除緒論及結論外共分為四章。首先，經由爬梳文獻史料，來釐清作品的創作過程和傳布範圍，發現二譜在版畫的部分主要是由金陵當地的職業畫家據其專長繪稿，完成之後便在文人圈中流傳題詠，《書畫譜》的書蹟部分實可視為最初的讀者、亦即某些預設之消費者品味的反映。若從現存十竹齋出版書籍的內容，以及設立書坊的區位選擇來看，也可看出以文人階層為主要銷售對象的用心。第二、三兩章則進入對《十竹齋書畫譜》及《十竹齋箋譜》畫面風格形式的具體分析，主要還是納入版畫史發展的範疇中，依照它們各自的功能性質來考慮，以和版畫圖譜的比較為主。對於《書畫譜》而言，它可以說是依違往返於版畫圖譜、繪畫與彩色套印版畫之間，由於色面暈染技術上的突破，既作到擬似繪畫的效果，也開發出屬於套色版畫本身獨有的華美色彩與裝飾，所以可歸納為具備繪畫版畫與的雙重性格。箋譜在版畫史上是較為特殊的一類，傳世作品較罕，而箋紙製造亦多見於文獻，傳世實物並不多。但即使是放在版畫史脈絡中來思考，我們仍可看出《十竹齋箋譜》受到《蘿軒變古箋譜》及徽州墨譜的影響，也由《書畫譜》中汲取資源，但因使用色面暈染技法，與其他箋譜便有所不同。以前三章的分析為基礎，我們可以從二譜的風格中尋繹出「色面暈染」乃是最重要的共同特色，也就是以色彩和塊面細緻的考慮為最突出之處。關於從傳統上對線條處理的興趣轉移至對塊面的關注，除了繪畫中寫意風格的影響之外，也可在金陵本地版畫的地域特色中找到根源，這可從金陵、徽州、杭州三地代表性書坊的戲曲版畫插圖作品之比較中得到肯定。除了地域風格之外，本文也嘗試從二譜的題材內容及風格反映出的玩賞意趣，連繫到晚明文人階層的玩賞文化。這雖是一個普遍性的現象，但金陵由於在印刷出版上所占的優勢，以及獨特的多閒適文人與富商的人口結構，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孕育環境，又因為金陵當地逐漸萌生出一種異於居晚明文化火車頭地位之蘇州的玩賞趣味，所以才有十竹齋作品的產生，亦即在十竹齋作品中已隱然浮現一種地方文化意識的主體性。